黃子桓 編劇要有牙力

編而優則導，大概是大部分編劇最終的目標。但凡事總有例外，在編劇這個領域待久了，黃子桓反倒愈加享受幕後創作的樂趣。

憑藉編寫《葉問》系列電影闖出頭的他，直言「還沒有做導演的衝動」，如果有好劇本好故事，也應該留給好的導演去拍，除非有一天故事沒人懂得拍，他才覺得是自己做導演的時候。

從最初膽粗粗投身到電影圈，到現在成為天馬電影創作總監，他還是喜歡隱匿於後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□《葉問》編劇黃子桓。 潘達文 攝

走進黃子桓的辦公室，桌子後面的牆上放了很多模型，他忍不住笑說：「這些都是我那個年代流行的卡通。」他的年代，其實不太遠，是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，而他父親黃百鳴恰巧又是著名編劇、監製，「做電影彷彿是注定的事。」

注定做編劇

小時候印象最深就是父親深夜躲在房裡寫劇本，平常最大的娛樂便是看父親拿回來的錄影帶，「有些事就這麼種下來，看着父親這樣，自然而然地腦海中也只有編劇這兩個字。」

但黃百鳴卻不認同，並不想兒子吃電影這口飯，而黃子桓也不是一個安份守己的人，中三已無心向學，心中盡是想着出來工作，父親無可奈何送他到加拿大讀書。大學修讀經濟，黃子桓讀得不甚滋味，學業上固然沒甚麼長進，而心中又放不下電影，畢業回來後沒跟父親說甚麼，一直遊手好閒，也不去找工作。父子倆的關係很微妙，換個家庭，大概早已鬧翻天。黃百鳴也放任兒子，不聞不問，反倒家人看不下去，跟做宣傳的姐姐說「讓弟弟做些事吧！」姐姐就安排他去做廣告。

「做廣告喎，我從沒接觸過，鬼知要做咩。」黃子桓說着說着也覺得好笑。工作經常出錯，經常被抓去罵，那時電影公司也有一些聲音說：「太子爺回來了，千萬不要讓他來片場，來的話我們不做。」最諷刺的是，當時姐姐的宣傳公司在26樓，而電影公司就在27樓，他經常開玩笑說：「明明我應該多走一層樓梯，為甚麼會坐在這裡？」

待了一段時間，一天，有人說要拍電影花絮。「那時候並不流行拍製作花絮，大片才會有，不知誰想出這條『屎橋』，叫我下去拍製作花絮。」話雖如此，黃子桓不知幾興奮，終於可以走上27樓，世界好像變得不再一樣。好笑的是，他從沒拿過攝影機，又未剪過片，去到片場又被人「老點」，說不懂可以找誰誰誰，結果那人也坦承自己沒拍過花絮。兩人從頭學起，人家開工他們開工，人家吃飯他們拍攝，人家睡覺他們還在拍，「很好玩，我很感謝他們，因為做花絮也要剪片，那時進公司我連Mac機都不知道，有甚麼不懂就翻書，現在懂得用Mac機，知道有一個東西叫final cut，這段時間我學了很多，所以我自問剪片很厲害。」

笑說導演事

後來，黃子桓改編的《龍虎門》被葉偉信拿去拍，他不諱言劇本被改了很多，那時彼此溝通得不好，始終覺得「他們拿着別人的劇本來拍，那個劇本好像不是自己的。」慶幸的是，總算踏進圈子，開始有機會接觸電影的不同範疇。父親以前不希望他走電影路，說到底，是因為那時電影業衰落，很難出頭，但黃子桓也不怎麼在意，有機會就嘗試不同的工作。《龍虎門》之後，機會來了，他得到參與創作葉問故事的機會。

2002年入行，十二年了，前半段以拍花絮、做後製為主，後面的時間闖出頭來，電影一部接一部，每次開拍他都跟拍，與製作團隊商量、修改劇本。很多人說他只寫動作片，數一數，確實不少，《龍虎門》、《葉問》、《葉問2》、《忠烈楊家將》，甚至最新作品《西遊記之大鬧天宮》也離不開打，他雖然說自己甚麼類型的戲都寫，但在父親的光環之下，還是很大壓力，「所以你見我寫動作片就知。他擅長寫喜劇，有幾何寫動作片？所以寫動作片比較沒有壓力，如果寫喜劇，他看到可能會有很多意見，但他又未寫過武打，怎知我不對？」父子倆現在感覺更像朋友，父親寫得不好，做兒子的會批評，而兒子寫不好，父親也會「踩」。因而，黃子桓也經常跟公司的年輕人說，出來工作不要太自我，不要被人家批評就不開心，「要想一想會不會有方法可以保留自己的精神，又符合公司的要求。」這些，是他多年來撞過板的感悟。

如他所說的，與不同的人合作，學到的東西也不一樣。「有些導演很hea，有些導演衝鋒陷陣，有些很擅於交流，有些不說話，全都見過，我還在學習。」與他合作最多的葉偉信，常讓他哭笑不得。「他啊，比較突發，在現場不說話，最討厭看劇本，會說『不要給字我看』，他需要感受一下。」最逗的是，拍《葉問》時，葉偉信叫他寫劇本來看一下，那時大家只有「葉問」兩個字，並不知道要拍甚麼。「我寫了給他，他看了覺得有feel就開始籌備，但他一埋位又推翻所有東西，說『不如想想其他，不如和日本人聊聊天，晚上出來和日本人做做朋友』，我說『這樣不行』，他就反駁我『怎麼不行，試下先』。」接着就會出現類似的話：「嗱，你就寫你的商業版，我就寫我的情懷版，好，大家一個月後見。」最後，葉偉信還是覺得黃子桓的版本比較好，然後就拿來拍。「寫劇本需要很長時間，很多東西累積起來，所以《葉問》也有與日本人說話的場景，就是來源自他曾經說要和日本人傾計的concept。」

而合作拍《忠烈楊家將》的于仁泰導演又不一樣，「他和父親很熟，他不教我拍戲，而是教我如何做人，教我如何與人溝通，或如何sell一部戲。他分享很多荷里活的經驗給我，這些葉偉信不會和我說。」黃子桓笑着說。

以前，他說話沒有「牙力」，沒辦法跟導演爭取，《葉問》之後，大家看見的是實實在在的黃子桓，再也不是那個「太子爺」，有牙力和導演討論劇本。不過他的新作《西遊記之大鬧天宮》則無關牙力與否，提到電影的極端評價，他直言：「這部戲我的參與度不高，三年前那邊的老闆找我，說想拍一部大鬧天宮的電影，要找甄子丹拍，加一條愛情線，就這樣。」那時他剛拍完《葉問》，寫了劇本給他，也沒有談價錢，之後那邊找鄭保瑞拍，黃子桓和他修了一下稿，之後就沒再參與。

好戲在後頭，《葉問3》籌備在即，且看今次他如何再說葉問故事。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龐貝末日：天火焚城》末世下追愛

或許世界真的要到盡頭，天災人禍從不間斷，災難片永遠都有市場。

剛上映的《龐貝末日》，打正災難片旗號，不過不是預言世界即將要滅亡，反而以二千年前發生在龐貝的維蘇威火山爆發為背景，重塑當年觸目驚心的一幕。

龐貝位於意大利那不勒斯，曾是羅馬帝國繁盛一時的古城，由於地處意大利西海岸線上的中心點，是非常重要的海港。公元62年，龐貝經歷一場大地震，城鎮建築損毀嚴重，沒想到更大的災難在後頭，公元79年，維蘇威火山爆發，龐貝數千居民被活埋在火山灰下，無人倖免。電影以此為主軸，加入競技、政治鬥爭、愛情等元素，刺激緊張。

導演保羅安德遜（Paul W.S. Anderson），拍過《生化危機》、《殺戮時速》等系列電影，動作、特技等鏡頭自然難不倒他，這次電影也用上他擅長的3D及CGI技術，視覺效果絕不馬虎。古羅馬帝國曾經輝煌一時，不乏精彩題材，其中龐貝古城的事跡則更耐人尋味。火山爆發後，龐貝很長一段時間消失於世界版圖上，直到1594年工人挖水道始發現火山灰下被掩埋的宮殿、房舍、商店，甚至骸骨，全部保存良好，災難至今留下很多謎團。

保羅形容，龐貝很迷人，就像現在的拉斯維加斯一樣，而發生在這座古城的愛情，也染上幾分浪漫。傑夏寧頓飾演的美路是角鬥士，為報父母之仇而活，直至遇上艾美莉布朗寧飾演的富家千金卡西亞，兩人一見鍾情，愛情說來就來，美路為了救卡西亞不顧一切，巨大浩劫之時，人力能否勝天？

末日救愛人，橋就用到爛，但根據歷史資料還原的龐貝昔日面貌，則讓人嘆為觀止。在地震、高溫、火山「夾擊」下，熔岩火球、火山灰、火山碎迎面撲來，火苗處處，畫面十分逼真。加上製作團隊參考博物館的文物、文獻後，為求還原當日景象，特地搭建了三十個場景，如羅馬皇族塞魯的奢華莊園、龐貝的街道、圓形露天廣場等，看眾恍如回到二千年前。

末日，大概就是如此。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壺

《獅子山下》的盼望

香港電台數碼地面電視頻道於2014年1月啟播，根據官方資料，頻道的節目內容除包括全新製作及外購節目之外，最讓觀眾期待的，應該是重播《獅子山下》等港台經典節目。與此同時，港台亦於本年2月起，與電影文化中心合辦「紀錄香港：電視經典重溫」放映會，選映《獅子山下》、《人間有情》、《香江歲月》、《歲月流情》等多部經典劇集，而當年有份參與攝製的導演，例如施潔玲、黎略、李才良等將出席映後座談，與觀眾交流。

近日我就出席了2月的放映會，欣賞了3個充滿人情味的短篇單元——《獅子山下：父親》、《獅子山下：荷里活蘇伯》及《人間有情：肥佬陳求婚記》。《父親》講述兒子苦無足夠學費出國讀書，於碼頭做水手的父親該如何替兒子達成心願？同樣是由黎略執導的《肥佬陳求婚記》，講述水喉匠肥佬陳討不到老婆，要回大陸娶妻；至於《荷里活蘇伯》，就講孑然一身的蘇伯，難得在荷里活道一間古董店找到看更工作，卻慘被老闆利用，差點賠上了性命……

獅子山下，普羅大眾都各有自己的故事和際遇；而三個單元的結局，都展示人間有情這一主題，讓觀眾見到了盼望。水手父親盼望兒子學成歸來，有更好的前途，可以改善一家生計；肥佬陳討得純樸勤勞的大陸老婆，年邁的母親也得到照顧；蘇伯雖然被賊人打傷，卻充滿自信去找下一份看更工作，從不會擔心因為失業要「瞓街」。由此可見，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的香港遍地機會，即使像水手父親、肥佬陳或蘇伯這類低學歷低收入的勞動階層，面對種種生活難題，從不自怨自艾向命運低頭，反而刻苦努力，靠雙手去書寫自己的未來。或者如今香港的社會環境與當年大不相同，向上流動的空間與機會愈來愈少，令這一代的香港人對前景感到悲觀與迷惘，所以那種「無畏更無懼」的「獅子山下精神」，益發叫人懷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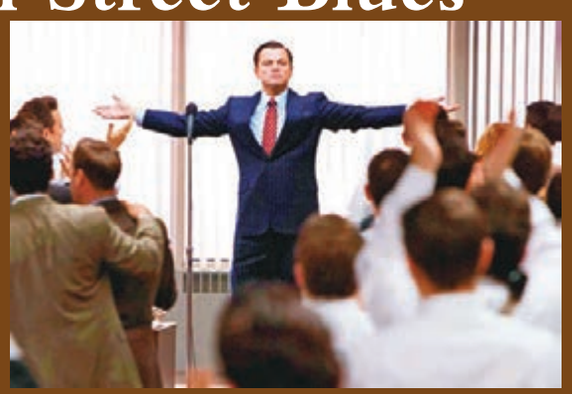
當然，最令人感動的，還有獅子山下濃厚的人情味與倫理關係。我特別喜歡《父親》其中一場戲的呈現手法，兒子收到父親相贈的學費之後，鏡頭隨着他的眼神，就落在父親的背影身上，令人聯想到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父愛之偉大不言而喻。還有公共屋邨的實景，加上充滿本土風味的粵曲作陪襯音樂，一大堆演技生活化的業餘演員，都令故事充滿強烈的真實感，大大增加觀眾的共鳴。可惜，現在的大眾傳媒，都只是單一地製作娛樂性豐富的節目，寫實劇種製作買少見少，是否表示「獅子山下精神」，已經永遠從香港消失，只能夠從舊劇集中重現？這種現象，似乎更值得觀眾反思。

影音館

《華爾街狼人》The Wall Street Blues

文：大秀

奧斯卡金像獎快到，大家一定非常留意本年度男女主角之爭。大導馬田史高西斯最新三小時力作、真人真事改編的《華爾街狼人》，由里安納度迪卡比奧主演，是今年呼聲最高的最佳男主角，且看他最終能否奪得寶座！為要顯示電影內的浮誇狂野生活，史高西斯並沒選擇很浮躁的音樂，反而找來不少老牌藍調或爵士樂手，如Howlin' Wolf、Bo Diddley、Elmore James等，用上藍調，明顯要強調「有報應」這意識，九成藍調音樂故事最後都沒有好下場，哈哈。



不過，在OST人選內仍有非藍調的人出現，最搞鬼的肯定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曇花一現的新浪漫樂隊Romeo Void，史高西斯找來他們的「罕有」Hit歌《Never Say Never》，當年這曲的MTV大玩黑色電影Film Noir，而當中的Funky低音結他也非常搶耳。此曲多次在電視遊戲、電影OST中亮相，包括GTA和Ben Stiller主演的《Dodgeball：A True Underdog Story》。但無論電影的音樂如何有趣，大概史高西斯自《無間道風雲》後便大量使用粗口，F–Bomb熱情發放。散場時觀眾記不起甚麼音樂藍調，只有無盡的Fxxk在腦海盤旋。

史高西斯對藍調情有獨鍾並非新鮮事，2003年他連同六位導演，包括Wim Wanders和Clint Eastwood，拍攝七部有關藍調歷史的紀錄片，當年由美國PBS獨家播放。史高西斯本尊也曾執導有關Delta Blues的《Feel Like Going Home》，但我覺得最好看的反而是由Clint Eastwood執導的Piano Blues部分。好看全因Clint Eastwood本身彈鋼琴，由他來處理鋼琴藍調駕輕就熟，又有Dr John和Ray Charles的訪問，非常珍貴。其實，史高西斯對拍音樂有關的紀錄片的確「有鋪癮」，《The Last Waltz》、有關Bob Dylan的《No Direction Home》、滾石樂隊的《Shine A Light》和已故披頭四結他手George Harrison的《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ld》，他刻劃不同音樂人的面貌，確有一手。